

徐文長佚草

徐文長佚草

卷八

書

上提學副使張公書

上蕭憲副書

與員外王公書

與張石洲論脩府誌書

荅北庵上人論明是因暗是緣書

尺牘

復李令公八首

致李長公九首

與鍾天毓八首

復某四首

與陸龍仲兄弟

答友人

與栢巖

與陸吉泉

答陸吉泉

答友人

柬丁肖父

致某

答某鰥魚

柬友

致少濱先生

致天目兄丈二首

與商燕陽

與蕭先生

致陳華老

謝友人惠杖

致駱五文學

致小彭先生

書

上提學副使張公書

渭聞之貴賤之勢其相懸也若太行王屋之與歸墟也夫
太行王屋其高也幾天而歸墟之谷其淵也測地苟非育
瞽者睹之皆知其為絕廓也故九士之賤者其視尊貴而
當軒冕也若斧鉞之加胸臆也春冰之在巨津也瞻顧盼
而股栗睹顏色而肉悸非尊貴之故以威其下而其顏
也勢若此其懸也嘻士亦戚而卑哉故遇其賞則佯狂者
見珍于執政大夫種是已潛其聲則居鄭者沒譽于君卿

列禦寇是已今謂無禦寇之玄通而明公之明達過于范
蠡故謂不以尊貴為畏而輕犯其下風顧明公假之以容
款之以色勿畧其鄙賤憐其菲薄之才而後其狂悖之誅
俾得申其孤孽之苦陳其履歷之難以觀意向之所在則
蟠木朽株或可比于積蘇魚目燕石庶幾歸于篋笥非敢
藉口說為苟進之資以翰墨為銜售之術也謂聞貧窶者
士之常也時命者士之幾也脩身者士之的也故智士不
語貧達人不言命庸衆不期的是以亢激節而樹玄邈堯
舜不能臣振清風而肆逍遁文武不能累追其轍迹而擬

諸後人則自媒者當衾影而慚奔競者宜閉戶而入然當
今之士過熙灝之辰而急進取之義六甲未覩者以朱紫
為周行四書未閱者以官仕為標的設若素居草萊而坐
待哲人則雖服閔曾之行抱左陸之才生則沒身荆棘與
喬木同紫死則名逝道絕長棄溝壑而不返上既乖于彙
征之義下無以協白駒之遐心茲伏生之老死志士至今
惜之孟軻之徘徊七國韓愈之趙趙相門彼豈示於人
抑將以勞為安哉渭也何人敢言韓孟原其志意未必無
可取者渭運時不辰幼本孤獨先人嘗拜別駕生渭一歲

而卒有二兄伯賈於外仲遠取貴州至今充庠生渭少嗜
讀書志頗闊博自有書契以來務在通其槩焉六歲受大
學日誦千餘言九歲成文章便能發衍章句君子縉紳至
有寶樹靈珠之稱劉宴楊脩之比此有識共聞非敢指以
為誑十三歲老母終堂變故尋絲芬縷疊有非說所能
盡者五尺之軀百事攸萃志雖英銳而業因事牽家本伶
仃就衰而渭號託藝苑不復生產作業再試有司輒以不
合規寸擯斥于時業墜緒危有若碁卵學無效驗遂不信
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冀豈相然日夜旋顧惟身與影嘗

觀北溟之魚終亦南徙扶桑之鳥豈當垂翅古人志在四方故桑弧蓬矢取諸廣遠重耳奔竄而霸馬援牧邊而達舊名發迹豈有拘方激昂丈夫焉能婆婆蓬蒿終受制於人哉遂詣父兄宗黨誓曰功名何處不取復似今日形骸不上此堂也使欲往之貴州從仲兄以希肄業發科而徒手裸體身無錙銖去路脩阻危若登天未嘗通曉一藝而欲致足萬里之饗飧不亦難哉乞食於異域委骨於他途此所預定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夫以伍負策士志在報楚猶吹埴而假食于蒲關韓信壯夫未遇漢王尚垂釣而寄

食于漂母有二賢之才以當紛爭之世一時不過終日無
貲況于謀者之二賢之蘊抱而無漂母之知人雖使亦有
之豈能遇地盡同哉步隨情變衣共體卑飄遊雲天踴躍
霜月進不能取功名以發舒懷抱退則蒙詬 企君子不
斷鄉曲不由道食其出誓不為義人耳比諸未偶方以遊
芥夫豈過哉則雖自昨已指戒輒既晚悔之何追徒取父
老之侮祇為伯仲見侮之媒耳何以竟已少時之志以復
見先人之廟即愚以君子不蹈危地哲人宜務先幾吾儒
行事當如用兵一失其策安可再振遂使智逾黃帝勇先

貴有無所復施况渭今日之事猶宜敬慎而念此者也是以猶務隱忍寄旅北門意在強為人師以餉方寸何期營數句竟無一人與接者流水既鼓而鍾期未緣駢駢非駕而方臯抵迹芻米僕賃無以為資將擊無魚之歌恐鮮孟嘗之聽若欲閉門偃卧不免袁安之猶俯仰牽制桎梏加躬憤懣抑鬱若蹈湯火五內怛然竊計逐家則倏去忽來若援狙也長江非遙若隔秦楚因茲不返則館惟壁立僅存古書數十卷且無見接夕當棄失畏路阻而處飢困避道乞而將操歎是猶惡影而居日惡臭而聞庖也是故

每至終夜淚焉寂寥起舞而為詩曰鴻鵠兮高飛昔時渡
江兮何時能歸亡絕四海兮羽翼未舒中路阻險兮當復
誰依慷慨三四不覺淚下悲哉悲哉事未易為俗人言也
伏覩明公鵬迹霞騫丰采玉立德參天地文協典謨因將
以齊足三代而卓犖于虞夏者也是故四絕之稱見許當
道一代之士仰為宗師靈珠在室四隅煌然語以歐胡未
能盡善士之聞警咳者奕奕然出冥室而觀日月去污瀆
而涉江湖譬諸鉤天廣樂懸于虞庭而伶官俳優快呈其
響故巴人郢客跕舞雉耀為魚嘍噉翁莫俛首何者以明

公為人物之橐籥文章之鈴鍵足登龍門聲逾珠玉此懷
粟縷之技者悉皆攘臂耿劒隙之明者亦願發輝光雖知
染滓之色未合玄黃桑間之音難應風雅所在大雅舍弘
君子矜憫也况渭遭此荼毒旅于窮途蓋將灑淚旋車比
于阮生者也為人木強塊崛不能希聲釣望既寡淳于仲
連之薦終鮮叔牙得意之交狼狽惓蹇安所施計一舖不
火胡能生活尚恐救死不贍奚暇役志詩書雖明敏若顏
端經濟若董賈文章若班馬授以廣成羨門之訣投以岐
伯盧扁之術終當揭骸豈有過補生無以建立奇絕死當

含無窮之恨耳故曹沫聶政無三尺之劍則不如農夫之
處龍畝蛟龍處木不若狐狸騏驥處水不若鰲鼉士而無
資何以異此每念於斯未嘗不擲卷投札流汗至踵也伏
冀明公憫其始終歷涉之艱難諒其進退患難之危迫憐
其疎鄙之才援其今日無資之困請假晷刻試其短長指
掌之間萬言可就或者才有可觀物非終棄則願挈之枯
涸置以清波俾得飯茹糗糧雖云駕蹇尚奮馳驅不過暮
月則書生之學可通假以三年則道理之堂可造語文章
則跨制兩漢語盡性則駕軼四儒此亦學者之志願能事

豈敢誇張虛說以炫耀大人哉夫信陵春申戰國之鄙夫也且致客數千而名流後世飛劍躍舞小人之技也亦能見悅元君而賞以百金渭雖寒賤豈直劍舞之士哉顧明公進而教之則二君不足數而臯夔易為也明公豈靳毫髮之勞使才士沉淪朽沒不得仰首信眉激昂當世耶昔荆軻豫讓行若屠販一感國士之遇思報其主而不可解遂至于殉身而不可化中流之龜北溟之魚靈豈多于人哉乃能報珠而浮渡渭潁讀詩書亦知大義豈同負販有異魚蟲使一辱英盼九死其心第恐天地無窮徒懷悵惘

耳渭又聞河海納流百川歸漳一人憫士四方翹首諒明
公觀于超曠之道必不以疎遠見拒故敢述其始末托書
自陳萬一因其昏愚加以擯斥則有負石投淵入坑自焚
耳烏能俛首匍匐偷活苟生為學士之廢棄儒行之瑕摘
乎惟明公其生死之渭恐懼頓首

上蕭憲副書

渭小人也材樛質穢上之不能務學脩躬以宣懿德次之不能掇藻搜竒以顯聲通藝外之不能混俗和光以取容家人三者無一焉而猥鄙齷齪迨于今日仰忤于天府愧于地往者志身困蹇將望援于仁人而以幼鑒書生任其狂悖披肝膽陳危迫不憚按劍相盼之疑九淵驪龍之喻遂自通于文宗大人之左右以得伏拜執事先生之清塵執事先生及文宗大人弛其誅戮先以含弘不以不肖而擯之俾得觀候于門牆渭思唯季子為策士之先驅至秦

三日尚弗得瞻望闕廷故比謁者于鬼比王于天帝黃石
將授興王之符于孺子且三難之以伺其誠古人之殊遇
艱難十居六七渭不負蘇季之辯非有孺子之敏徒以尺
寸之牘恃慙妄之愚污竇上官亦得列諸勳隸伏試下堦
惠垂草莽光及螻蟻意謂此時恩難堪矣而渭當試文之
日適王運使在焉文宗大人指渭而語運使曰考此儒士
非有他也昨來上書蕭先生見之稱其有才渭伏聞斯言
惶恐慄慄退而反省不知所由竊惟徐淑廣陵所舉之孝
廉也雖德不若顏回才亞于子奇然越格而薦宜亦為郡

邑之所重而知名于一方矣左雄猶律以強仕之格以聞
一知十屈之樊英海內之俊髦也少有學行隱于壺山再
舉有道皆不起順帝以策書玄纁待以師傅然後就聘此
亦高尚之奇節而振蟬蛻之玄風者也猶以應對無奇秘
而當時廷臣以為失望遂至李固所遺黃瓊書有藉此以
為戒者夫以徐淑樊英之德冠于一方流聲海內知名特
重且無不可者且見詰于李雄不稱于當世况于渭者無
知小子一介賤士智淺才眇乏片善可稱而執事先生云
爾豈以前日渭所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如漢東方朔

自誇書四十餘萬言編貝懸珠勇捷廉信而卒見偉于漢
武哉互鄉童子孔子見之狂狷之士孔子思之執事先生
之心即聖人之心也而渭于互鄉則有之矣所謂方朔狂
狷則引以見執事先生之意者也胡敢擬其緒餘哉非謂
之暴棄而果于自外二子也蓋有清廟之器者始可登于
廟廊備饗裊之駭者乃可論于超越故孔明自方管樂人
信其謙孔璋謂已子司馬長卿同風而曹植有畫虎之諺
也才之大小不能毫髮擬之于渭譬如蚊虻之遊決瀉
肖翹之處喬松形不盈粟聲足自知雖離朱之眸師曠之

耳無微不察無隱不聞亦不能兼并瑣縷而採聽之也獨
怪執事先生忘其萬鎰之貴自貶其昌熾之才少其明毅
之聰不自負其淵粹之學至于常布賤士顓蒙豎子不欲
阻其進往且將置之周行偏覆為心成人之美于斯盡矣
豈有加哉諺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士之役名易而見
知難也故芳菲露葵未遇易牙則必斥之于珍饈之外而
與惡草同味南威西施投之羗胡則必變淑媛為媼而弗
若厲姬之為妖冶服鹽車之騏驥長鳴而不去韓國之盧
狗悲號而不舍胥此道也謂之菲葵之珍鮮威施之冶抱

狗馬之愚無追重之技博校之捷執事先生者有以易牙之辨出孫子韓人之顧此謂之所以欲思為千里之馳難免之獲感激而不已者也昔張載以弱冠之英負不羈之志駐足孫吳遊情佛老及以書謁仲淹淹乃示之以讀中庸而卒為純儒蘇洵讀書五十年若權書機論兵要諸篇至歐陽公始獻之而遂有子長之許何則彼誠有以相如也涓常思二公之和德精光眈然懷抱貴而下賤明足知人至今誦之以為美談恨不生於同時為之執鞭抱札奔走而廁其左右以得覲蘇張之令顏為歉幸而執事先生

之文章道德譬諸日月賢愚均瞻而且颺舉霞章剛明毅
祭吐哺冲讓繼響周公則擬之歐范迭為後先又恨不能
竊蘇張之末塵以自淑以得齒于大人之前為深詬夫君
子思其人而不得則又以為是不足與也既得其人則又
歉于拘攣之才而不能觀望其顏色則將終淪匿而不得
振奮也日夜念此嘗至熱中渭不能刺心以吐情決腹以
見志繼而自思執事先生既許之則知不鄙其紕繆猥靡
之作而容其無知愚蒙之狂曲縲之櫟得繪青黃鼯鼠之
技齒諸鴻鵠此發曠之才不拘之士所願托斲而終身者

也伏冀左右之容終始其量弗拘以世俗之儒而馳乎域
外之議推其仰託之意以特諒其不敢自外之心列之下
階竊聞雅教愚知咸選賢否均錄譬彼天地鑪冶而萬類
鈇鑢無他範焉則渭當殞首碎額銘骨鏤心踴躍銜恩微
軀是效設或律以俗論加之威嚴冀以求榮斥而勿許則
是雷霆之摧無有不殘太山基郊墮淵可俟非渭所願聞
也謹獻舊所為文凡幾篇恐雕蟲之技塵穢聰明諒執事
先生垂河海之量者故不敢隱其固陋惟左右之垂仁

與員外王公書

僕聞越裳異服仰公旦而來賓東海邀恩望西伯而興起
非九畿之足以賈遠而三公之足以釣賢也良以夷夏縣
方同心慕聖仕隱殊迹合志懷來故燕昭拜士而樂毅劇
辛往自齊趙秦樞迎賢而由余百里來歸戎宛何者聲諧
斯律則巴人與雍門而齊唱事涉相知則白首比傾蓋而
異情側聞足下光回照乘駿越流星學窺百家詞媲兩漢
精三五之秘譚八九之文遊河朔之波追王劉之足辭豕
顧眄操三寸而誰何是則善矣而招來采納河海為心秦

楚之人未見千里裘足也僕東望鄙人歌非白雪外田
父喻止芹萍然逢桓扣角實切于衷遇蓋彈刀每興愚抱
足下成文擅八斗之才命賦致十里之賞是以蒼蠅蚊蚋
附驥尾而思遐鶯鳩鷦鷯望鵬翼而欲舉然而南威西施
非以揚冶而厲姬嫫姆不能遁姤非必照以西秦之鏡蔡
以離朱之眸然後辨其美惡之分知其薰蕕之隔也雖然
匠石之門豈無枉材逢蒙之徒未皆至穀僕果如是非自
許也伏冀足下出運斤之竊眇念服車之舊事賜接清光
俾竊雅論松心竟矣復何求哉若曰藉文章為口說視翰

墨為脩身則陷于亡羊之岐路而非行已之周行矣豈僕
之志乎謹白

與張石洲論脩府誌書

夫蓬蒿在道樵採不遺美玉含山獻人再刖涓每痛此謂
知己者難顧今遭遇足下豈敢隱匿近聞江村老先生銳
意脩補郡誌採訪廣大料條精詳因取舊所謂誌覽觀乃
知作者數叙不經綸綜覈無法度使無填誌事實賴乎前
聞之故一過人目便可付訕上耳夫前此郡公豈不用心
銳志廣收博訪其一時纂集之輩豈不把毫濡墨援採簡
編絲尋縷對流汗卷手者哉所以不免蓋訕者以作者無
人信耳目而真儒攷失也夫事不患其不詳而患于無斷

文不患其不衍而患其不古今積案盈厨揭章試目則中
才皆無遺以舊聞昭然而裁斷不自己出也至于宰割簡
繁傳序文求源根肆評論之際則百人無一焉何者言
語一也重頤缺齒齟牙而扼喉吃吃者其對人非不盡事
實與丹雘皓齒噪利而舌敏者自異矣天下事忌絕盛唯
德行文史彌焉行于前而可毀于後非上聖之行也作于
昔而改轍于今非垂世之文也故司馬遷作史記班固叙
漢書其諸傳記在于馬者班未之有易所乖忤者特數字
數行之間耳即今之脩志謂尚未嘗聞其人若干其名姓

為甚然假令收十八其重願缺齒者非能盡刪艾也必丹
信皓齒噪利舌敏者亦一二人焉居其中使言語不亦動
觀聽哉故孔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
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鄭能用人材各盡其長四數
不悔况于莫大之府為不朽之事上有郡公之賢臺下諸
公之哲而可以苟且為哉士之有才者多耻于自媒其薦
焉者或未嘗專是門戶徒取諸耳目及有司校藝上下以
為去留夫志乃史事此豈可以當今校藝進退人材哉此
所以十脩葺而九不足觀也渭目覩諸公將舉不朽之事

恐不免覆瓿之弊惜舊所薦引之非材故蹈自媒之行欲
舉專是術者如某某等敢勞轉轂登之府署俾裨補放逸
少有可觀昨謁橫翁以賓客滿座不可遽白欲與臺下面
陳伏聞畏暑戒客又不敢進以有降使取文之便謹奉書
問還乞降命一示可否不勝幸甚

答北庵上人論明是因暗是緣書

渭穿針學繡無花譜可看。媽絨雜朵正欲請正。姆工前日
得書極感開撥。以限程者風推故未奉荅。今日方了。乃荅
書。渭前疑明是因暗是緣。如君所論已自說得過去。但深
求之猶未脫然。以光鏡論則明暗即色空類。却以來去相
代解。固無不可。若以自性體用言之。則便難通矣。緣義本
從纏繞。姑以藤喻之。因者根也。緣者從根至尾蔓延盤轉
而不絕之謂也。故因以言其根。緣以言其繼續而不斷。則
明者當自有明者之因。緣暗者當自有暗者之因。緣而今

乃云明是因暗是緣則暗能緣明此猶可也而明何以為暗之因乎似當分兩截者矣愚因記經云亦無無明盡因思祖此言意者謂不至無無明盡則猶有明可明明即是著即是暗之根即是暗之因也故暗復緣之暗而忽明明而復暗以此相緣無以極已故暗亦因也明亦緣也故曰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也否則既謂之來去則不可謂之因緣既謂之因緣則不可謂之來去而今二者串做一處說話此愚之所以于字義而起疑也至吾兄以體用二字而比因緣若斷章取義不離二字相貼猶可若

以因緣真如體用則却似未當蓋體用不二從內外見之
因緣亦不二却從首尾見之見明因暗緣是有善惡體用
豈有善惡哉其中間論緣轉說話極實落所謂好善者習
善事而成善業因緣好不善者習不善而成惡業因緣豈
亦謂所言明自有明者之因緣暗自有暗者之因緣相互
發耶所論用工甚是分明而揩磨一說與持提參悟話頭
却有疑夫古人論心多以鏡喻故揩磨之說所自起矣不
知此二字何遲鈍甚也蓋此心本心其為物欲蔽特可喻
以萍浮水面一撇其萍水復自如非若鏡之沉塵戀膩而

可以下手為是優柔也故聖人但曰致知曰緝熙曰日日
新而祖亦云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又曰從前
念今今及後念念不被愚迷染則是欲人于致于緝于日
日于念念上用力耳至于知也熙也新也覺也不被愚迷
染也自是良知良能驀上心來的事如電掣即收收時而
太虛即湛然矣何所容其揩磨乎然則所謂提持者果當
于何處提持叅悟者果當于何處叅悟而又別尋一話頭
檢點不為其所纏縛耶然則兄所說皆古仁者行之而有
驗者兄又得高師指授頓悟有年而某敢為是說者非敢

曰襄駕其上也偶自見及此欲相就正故不避隱而言之如是然此釋氏之道也謂誠不能探其涯涘還冀載示昨別札言日用甚是得力感幸感幸餘不一一

尺牘

復李令公

十一月十三日忽拜書褒許過當葭拂之物又復雅琢萬
非鄙劣所堪心誠憐馬首圍古語真不虛也恭詢旌旆果
西瞻憶倍杳正所謂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而已比病
歇食飲者四日勉強奉荅不能覩縷便欲強作歪詩一首
致區區畧思便覺心坎忡忡臂腕振掉怯把臂即荅此數
行亦強酒三合始辦也未罄欲言伺後便萬自愛

又

謹奉赤壁賦四紙紫檀詩扇一頭並是舊書愧不專辦幸
扇中摩詰詩偶相符為公作也尊使行更愧不周但紙裏
卜者課箇中物以贖小供泰酌必親罄折奉杯待釀而後
敢退措大伎倆將勤補拙儂歸定都告公公定都發一笑

又

僕昨以病甚而歸忽屏絕人事如夢寐未醒頗復承多
儀此何施緡錢之紙於鬼物非不責報者不能也久卧床
席音問寂然適領參一斤參八二軀川扇二把于陶君并
慰問動懇遙想德衷哽者數日至今尚搖也陶君行

敬復數字尚以病困不能縷悉特庵于楮筆間耳更有一言不識進退僕有胡說六七百葉今擬刻其半得參十五斤可矣侍盡之人妄希一二語傳後此故入千百之惠也以公不棄鬼物故聊及之不敢必也

又

偶抹水篠乃會稽箭材以其畧似蒲草而午節漸近遂戲以呈教昨賜映甚無可報答也

又

貂鼯深蒼可以馳賜王全斌者山人得此老顛夜來不知

作何夢也。願尚引謙吏留後一隻脚。何幸何幸。遼陽之報喜甚。連日懸意。今方為公家一折股也。不覺僭言。特知愛耳。

又

昨雅意藹然。與醇醪共醉也。書塵堂而即歸。以塵倘書聚賢堂。將若之何。題冊二詩。殊劣。書亦不工。且不敢記。印勞李手。一匙機餉。轉發更作可也。餘俱如尊命。并謝張一之惠。

又

小畫一幅扇一把並詩以見意劉君傳長公妻世忠堂記
其行甚促不及也俟他便作寄雖然僕豈作世忠堂記人
哉作書多差落老憊可知又極苦小寫遂不換柬恕罪恕
罪

又

承命即當趨候并得一恙起居但陽老今日正邀董丈且
午熱矣明早當約與偕詣幸毋他出也

致李長公

僕曩客都城台遇過望未嘗不感愧於心今別來五歲益

西懸台翰僕面寄荅者想徹台覽矣明春僕欲以孝兒往
侍左右或于尊翁處為一執戟未知事機可否耳專候台
示外敬具詩扇一柄表情而已惟咲留是荷

又

問尊使知少遠和而生亦連以腹疾甚小兒子作痢委頓
驚人是以不得一馳候也冊印并復

又

頃佇久矣知道駕已至即擬趨候然更有別傳不敢破例
茲乘使於道路惜筆奉數字見僕之不敢簡公也

又

明日擬往西山敢借十二蹄不拘長耳短耳將軍廐內恐無此物也一咲

又

昨早造尊門偵知待漏而返裒者僕鄉人也其技藝非尋常比幸試之其父馳名一省與僕為老交知之甚審

又

曩奉候未遂面承尊體每面又無緣延接良用悵然諭及高君僕雖未與遊然素聞鄉人稱之必是高手幸一試勿

疑風日稍和當一聆玄教不具

又

數日來乍病乍瘳殊覺惡楚聞君亦抱薪憂未能躬候也
命書便當書上圖書十方先遣

又

近日射于何所天稍暖當約日過一觀也聞已攝副帥恐
無暇耳釘書二十餘本殼副常紙不牢欲得繭料者十餘
張一張作四葉而極薄者足矣不必佳者于眊為罪

又

小子枳以舊嘗蒙公誤賜近又屢餉老孱既已心熱而枳
之同輩及長者亦頗攢掇之故不揣遠趨節下希廁弟子
將命之末老孱止之而不能也雖我公寬大或恕其愚而
憐其志姑付鞭令執之乎古人為尤者耻其弟餽口於四
方况父子即耻可知也上谷山川及一二交游宛然在目
偶一思及悵々者移時公勲名日盛晉轉當不待瓜老孱
景逼崦嵫無由一握手矣其為悵々尤可知也書不盡言
臨封神越

與鍾天毓

近來日作春蛇秋蚓腕幾脫無暇作旱斜語少俟或有句
許當寄去請教昨壁帳有長吉集琵琶記在尊處覽者望
歸之

又

得詩讀之冷然奉違三月豈有得于聞韶不知肉味一蹴
便至此即百千齋詩奉讀臨發赧然

又

讀來詩細膩中有老刺老刺中有嬌麗且復間出新鮮真
可稱大作家也嚼之不已更有餘味健美健美長吉集註

見示者僅得鄙人注十之一二刊猶不刊也必尋最後注本或可付梓

又

止苦焦渴蒙惠石硯甚感慰春興都漫作奉覽徒取哂耳
俟當中善抄者來抄寄耳腕病不勝書也佛之精微不必
博一字亦剩物如欲博雖再詮一部大藏亦未肯了維摩
一本最妙物公且玩之替念珠後自當脫屣不着一箇字
矣僕于此件只是口頭禪當不得數也亦取公一哂渭垣
首 寫答了忽尋封套得春興舊抄奉上是詩神不替我

掩醜也

又

佳作乃諸君未道語復是七排敬服聞錦帆夜發矣倘未
果有改寧國梅君紅綃劇欲呈覽偶無人抄出倘稽一宿
明午當汚目也燈下老眼育二字不謹幸恕名諱久矣不
具

又

昨所云改者乃寧國梅君名禹金字九鼎所作昆侖奴離
劇十有五七可取而少瑕者三四耳僕妄改之字甚草

意俟真書者抄奉以尊者知音耳聞發舟矣不及也數日間當覓真書者更抄奉

又

佳作愈出愈奇令人驚詫湖筆正缺行物但空受生慚耳移檣有俾至門者自不能狠却既承問答權領否所當謝辭也已而已而近作四首奉政大方古帖一種附塵清覽老孺涓頃首

又

嘉州蒙茶即大開府其地者不過二銖甚至間年乃采不

勝險難一窮布衣輒得真後山一大篋其為開府多矣一笑石書簡古謹珍藏俟用謬改梅劇寫未完聊以舊寫者併奉請政九二紙却須彼原刻全本對覽方徹小摺紅格者萬勿令人見之緣中多狂語也 酒力稍微即臂指並角掉故書劇屢歇觀荅簡可知矣

復某

來醞直不足而蟬有餘補直卒未能辦倘是見惠鄙何願以昌領耶俟更示終敢正席以嘗也昨有話面告玉屏長公幸降步一處頃甚迫故忉忉二干尊重終兄解臂萬勿徐

徐摺厝乞一本不摺即納皮厝亦可續經史譜近急要考
一事元是尊重先許鄙尚避嫌不敢數也幸諒發名久
諱槩不敢具

又

受命敬具稿以呈鄙薄之技止此矣幸諒之下體毒瀆極
楚兼以襟袍齷齪且未擬候教也原稿一書二本并內上
又

太史公念甚至昨歲云有書招兄歸會晤不遠當痛証一
番也諸欲言者滿胸但無因縷入帑中耳知會近故不多

叙

又

鄙踪頃多在山中是以失承尊命茲擬午後便往有何指
揮乞以數字付家中自當寄覆也未便趙赴罪歎罪歎

與陸韜仲兄弟

拙在昔無益于諸賢而惟自用以直諸賢過不棄拙親念
有加無已至如前歲客寓走問餽遺又頻教持甚今又惠
以紬儀令人益感忤使還輒附數字見闊懷兼致謝意所
命書小兄未及完答亮之

答友人

詩畫並是老手不知長公能蚤成如此歆羨無已四裏見
餉真是傷惠輒却翻恐怕子生嫌也匆：挂帆殊增惆悵

與栢巖

延慶道遠而屋久無人甚濕每一午睡體若冒霧今與栢
光暫移入東天妃宮劉菊野房中八月下旬頂墨泉和尚
闕房開至十二月始出今已惜下矣不知果得此緣否題
目并錄成附去幸收忙且懶他不多及觸矣自愛

與陸吉泉

昨見委事已問其人初焉甚難之後稍放寬語似有所要也所云難者謂執事自知之病目苦熱久失候拜見渫泉先生幸道鄙意生是不得拜也

答陸吉泉

涓辱多惠方切感慚至如斯事乃生人所大不幸者而敢以勤執事之貺即決不敢當且尚未有日也厚意則敬領矣謹以原賜告返千萬勿再往返也

答友人

得書足見卷々知宗禮已入學可喜所言鄙作出院門即

忘之縱不忘亦不可觀者也使旋草復忙極不得恣鄙情
惟心亮之

柬丁肖父

昨有人遺黃花菜在此可共蓮沙兄入吾即不及往約自
來亦可更有說話也勿違 肖父足下此後約知已作書
名位只此四字其他則任用俗套何如渭垣首

致某

昨勞尊重岳臨繼以珍具萬感不勝昨已對嗣公言敢求
祝文山兩卷一省仰乞惠賜卒業謹即護內專此代謁謝

不宣 嗣公勞重不敢別啓以謝

荅某餽魚

明日擬書秦類能更致盈尺活鯽否是一難也呵々

柬友

桃花盛開豈踴滿泛北憲酬酢不減西園可謂賓主並佳
足占公子翩翩之興矣

致少濱先生

奔走經年塵土滿衣以為抵家可免不知家俗更惡於此
瞻佇甚久靡暇掃門饑渴可知也頃承多儀極知寵器使

欲効勞顧以紉紘齷齪如右所云然見委誠亦不少輟難
破冗一一仰應謹以賜封奉返候少暇必勉效一章或此
別之序或貴號之詩二者必居一也拙稿書呈然後請乞
可載書以具如何如何倚筆匆紉併希垂諒

致天目兄文

五六月兩寄書不知達否所托人則忘其姓名矣此月晦
太君已告逝伯子尚奄奄餒瘦未即起兄寄王鴻臚者不
勾用太僕公預借三兩也弟傷弓畏戩如虎不一造尊門
頓痛之極兄今來固自可無挂然始初忍滯不一返何堅

也刺者交口此等處幾過驢可及哉弟事尚須內定幸與
陽丈成之前書已悉故不贅亦以一發七八封筆不得逸
也節衰強飯莫更自苦

又

駿逸之蹄畧見鞭影便自絕群兄詩似之也改句固安所
謂癡兒何至是耶一笑刻本馳二一與射堂共看一謹留
之有緊要處與之非十分緊要莫與也緣此事弟不欲廣
傳非諦醜乃大有說也二本俱勿留射兄所五郎君不吝
携歸將不免使對門人覺知則大譁也此當與射兄明言

之至切之囑南公無南曹之說代作書不妄如與吳君者
佳矣更何深求哉少刻尚未往彼亦持被入直類耳望二
兄早過真以日為歲奈何奈何冬雖水候然用火調目為
要

與商燕陽

犬馬一待烹燂遂為丈喉舌累會稽學師至書道其詳感
而繼之以慚非為兒女態也回思下石者故益增媿耳仰
賴德嘘近稍離鑊湯但薄命之人未量究竟如何幸終底
也又一飛冲天儕輩生色圖候者兩年封緘再壞而始達

里以知因之難矣小詩書惡扇畧寄區區臨楮曷勝悵然
與蕭先生

謂無狀造化太苛猛相迫火領未解重以火病自前月二
十七日以至今四旬中間症候不可言說絕不飲食者二
十九日頃方粥食強起移步扶杖可至中堂欲過門而門
限也自聞門下遷陟以來載喜載戀如石在心耿耿不化
何者教誨既篤恩德攸積所終身不得解也又聞解行在
即托人賸察去否之狀自量不能起望清塵但每于清晨
精神生復之時便執筆攝贈別詩文文成于心而書怯于

手中止十數戰兢便發渭非不自惜也前聞應可郎君已
去揚州渭無言以贈又重悲矣恐今復蹈是事則渭雖填
溝壑無以塞恨渭素喜書小楷頗學鍾王凡贈人必親染
墨今試書奉別等五六字便手戰不能骨瘡眩弱又五內
餘熱發為瘡毒指掌反強然也因命人代書其後草者則
渭強筆殊不似往日甚渭貧而多難門下所憐空文以贈
必以為喜而不以為怪所恨精力短億文字皆陋不堪但
情在心胸雖莊周之給亦虛言馬揚之藁皆空濶耳敬問
道旌當何日西指或且徐徐其倘得奉顏色拜別即謹獻

二冊一以補應可即君舊于即君處假小說九本兼奉歸
之父命作竹南味菜二詩竹南詩往時即君出冊已書矣
味菜之作還當努力補呈病餘之人離別在念臨書不勝
悵咽

致陳華老

揮手甫十日即抵金陵遇卿戚入郢便帆更不寂々唯歸
計却難預卜笑門下綱紀公後率勅以聞并稱推解之愛
無任依々

謝友人惠杖

承惠邛竹杖足似左右我笑僕尚蹇健未須謹奉置琴書
之石時見故人倘他年龍鍾藉此如目前不審載德當何
如也率勒以謝

致賂五文學

脫驢鼓柁比入閤正梧桐月上笑緬懷連日勝遊山靈猶
掛眼角因提筆記之將以誌千古一時並以謝主人下榻
良意不淺也小記并附答正不宣

致小彭先生

二三月間兩寄書奉候一為羅文峯文峯云托張某轉寄

一為渭王家外甥是至頭者固是病死之餘一致情曲却大約知李仰城今為兄寓處官舊時有長歌寫竹卷上贈之頗適意今失稿托兄一索寄來也然仰城舊辱知愛本欲一通問亦生病後懶作書況又是官人不可草草索稿時港為弟拜上千萬十萬行者倚鞭而待故于兄東亦不能多悲徒有翹首而已

徐文長佚草

卷九

行狀

仕處士行狀

墓誌銘

程處士墓誌銘

鈕太學墓誌銘

鍾太母顧恭人墓誌銘

傳

何孺人傳

司馬氏嬭傳

祭文

代督府祭王封翁文

任處士行狀

處士姓任諱士成字宗仁別號鐵野其先汴人也任宋遠祖曰聖公者為宋諫議大夫聖公有孫曰震為侍御史其宗朝值南渡遂家會稽震有孫曰德甫為翰林承旨嫉權奸以講諷放歸及卒其宗為痛悼勅有司營葬祭竇為任始祖德甫有孫六人入我明永樂間或以聘或以舉並仕于朝而六人者終其身共糗食以故時人目其居為孝義里云聰生廣廣生珪廣補邑諸生以文廩珪為鄉耆士娶宋氏生司成繼屬生伯成及處士處士生而穎異至十二

三每讀書至夜分猶掩卷默誦不輟家人恐其勞戒之勿止稍長貧家人又勸之業醫若賈勿從於是新建公以良知旨倡東南處士聞其說慕焉負笈往從公之高弟曰雙溪胡先生者冠陽明巾高切雲廣袖而博緹步委蛇里人笑唾擲以甕而胡先生者稍不得于其繼母好事者毀之至以間處士處士皆若勿見勿聞也而冠且師之如故於是陽明公每過胡先生所輒嘆息以處士篤于道也胡先生歿處士則倡率其門士若干人為之營其殮葬出錢買田宅捐粟肉以給其寡孤者歲以為常胡先生歿而柄良

知者在郡城則有彭山我齋龍溪諸老先生處士則又往
從諸老先生而以蕭君汝行張君道本羅君元齡柳君彬
仲馬君世培陸君常道丁君肖甫為之友於是處士德益
進四方若鄉之人爭延教其子弟每歲終為明年塾計鉅
公長者幸爭先得之當是時郡邑長吏不下士久矣至聞
處士則相與延至于庭改容而禮之餽遺恤復或榜逸士
而旌其門至十數公相望不絕于是人比處士以胡王羅
范云處士之為人孝父母父生時遠客處士方齟每默請
於神迨其病且死館于蕭訃逾期處士歸不食七日幾絕

母屬性至嚴他少怵處士必跪請釋而後起其友兄弟伯
氏間怵母意處士亦跪為請仲貧共爨而食每一歲塾所
得歸輒解囊與之其別夫婦處士少病衄娶即就外館履
人以為病衄暫也至館于吳中吳中主人經歲盛歌舞聲
伎父之主人陰令就處士處士拒焉及聞其婦一善言必
起而揖其教諸子至嚴而溫見者皆知為處士子其教女
越州山吳姓巨富貴家也而州東公官僉憲為其姪請昏
處士女處士謝以貧公強而後可其處鄉閭和睦其急貧
若解紛必周其衣必布履必革予州至皓首見其再易衣

而已其食飲必蠲薄大抵處士之德醉人人與之處若聽
琴瑟無不氣平者其解暴悍若湯沃雪無不釋者其教人
若時雨之于物無不化者而教人為尤長余兒牧至頑冥
以勤處士館之閱三月舉有禮而言溫手始綴而輒纖笑
蓋余自結髮聞處士而慕之晚師事彭山先生始與處士
同門余絃而處士常也余每客歸彼此相過從未嘗不啣
盃盡燭而罷罷而未嘗不自省也往年處士病予就問于
內榻予病處士就問予于內榻其後予變作就理處士就
館余自計必先處士笑而處士顧先予何耶處士之指也

以瘡瘡從膜久而蝕蝕血潰遂上下而醫不知也處士獨知之令載歸與妻兒訣皆正言無一眊語噫非道之力能如是耶處士生正德己巳十二月九日卒隆慶丁卯十月四日年五十有九娶王有婦道生男四諒邑諸生娶婁氏俱先處士次誼娶王氏次諫娶錢氏次訥聘何氏女一適吳名悟者女孫

程處士墓誌銘

公諱汪字公度世家休寧之富溪號潛菴梁將軍忠烈公
後在宋文武兩科進士中書舍人驥乃公十世祖幾傳而
有順德順德生超宗超宗生大森大森生啟啟娶吳氏生
公四歲而吳死繼復吳也公值之吳孺人慈而公盡孝養
宗族兩賢之及長多病當其時尚幸被重慶下諸大人無
不賢愛公者公曰父母惟疾之憂吾其可以身傷親心哉
乃自調劑特謹及就傳病尚未盡去體則又曰傳而不習
非徒也則又攷理編緗毫髮能自先于諸同學人既冠

益病至不可勞以思乃始棄儒從父兄晦于賈公則能洞
天時知豐穰灾凶及四方物產之有無氏邛有節不射利
不貳價人無不服其廉而能殖與人交半湖海公不失言
於人人亦不敢以言失於公嘗曰上有堯舜之君則下有
擊壤之民汪黼雞也今幸生唐虞世耕食鑿飲得泳游其
餘生足矣更何慕乃別築于居室之旁曰潛菴以見志幾
年而以病卒為嘉靖癸丑六月九日逝其生在弘治壬戌
正月十日春秋五十有二娶臨溪吳氏子男一曰桓女二
長適臨溪吳世邦次幼孫男二曰百穀曰千鍾孫女一幼

以某年月日葬山人塢百穀持狀來乞銘其人朴而禮且能詩雖未嘗與之有平生然朴則信禮則為其先也恭不可以辭銘曰

公家富溪而我會稽公之盛德曷由以知見公之孫朴而有禮其言不欺如數一二數鐘於宮聲聞百里予筆眇之何能軒輊

鈕太學墓誌銘

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鑿蓋自古而言之矣又曰親有疾
飲藥子先嘗之鑿不三世不服其藥此殆謂為人子者于
鑿或少而未習或習而未成者言也苟成矣何俟于人周
禮天官有食鑿掌和調膳飲以平王中有疾之鑿瘍之鑿
聚百材審時宜以平王內外之隱則凡人子于疾瘍之外
食之鑿尤不可以不講也若食所具物視其分自不得上
惜于天官夫食平則疾瘍而鑿自不得鬱而孽不幸而孽
用子所工之瘍疾治之有餘矣後世昧此義鹵莽于食殆

疾瘍而鑒孽之又借手于非其人難矣今會稽有一人焉
曰嵒巖子鉅大夫石谿翁之少子也余向與大夫游習知
嵒巖生有至性未冠以毛詩中歲選為生于學隸府中甚
才乃試則歟值例得輸遂輸為生于國子甚才又歟乃走
翁官邸受庭教而翁性剛毅遇人若事有規而任方與凝
者不相能中謗挫道不行嵒巖時二婉顏色以進曰魯
國一儒大聖人也貴中尤貴時傾大人少利其方毋招凝
歟者忌翁詫曰孺子耶汝來就爺教傾教爺耶嵒巖懇請
官翁為一咲而罷然公竟以是歸歸而治園池疊石為逋

稍濫浪以老甚惟麀越今昔所無也鼎巖一不往僂其間
惟治惟誦讀一小齋中蚤暮歲時問候服事于諸夫人間
已復坐齋帷中如故未幾翁病彌年未解鑒莫幸鼎巖擲
書而起曰糟粕翁糟粕翁自此不得專相從猗乃益治囊
匕習疾鑒以試于鄉人往二奇中而翁病至是且閱數暮
投輒逆鼎巖曰投而逆其禱乎禱復不饗曰其代乎作誓
請代不閱兩月而翁不起矣鼎巖倚爐而墨脊幾不能杖
已毋割復病於藥於禱且請若喪而眷之而至不能杖也
率如翁崩二姬並賢一旦失主遂失主毋恐其出無聊倉

卒不可及為治屋召匠設佛置經焚鋒串具于園中幸借以遣事屬兩伯兄即已得專必請而後決歲時伏臘祠祀召會諸禮即兩伯兄可專決必謀于鼎巖曰吾弟儂廩鑄以付婦耕畜桑蔴以付奴賑施不足贖賙遠邇揭籍嘗所等差親踈上下令婦以廩鑄出令奴以往遂以受卻之目入登籍中用是多暇日日坐翁厖構世學棲讀書其中親踈勞苦之曰小子不敢墜我翁緒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至是翁嫗祥禪先後幾五年矣乃無月不哭者心脾兩臟已離決自脉之曰我當以其月日死至其時病果劇命其子

請而伯父來訣至則泣與訣語曰父母一語不闕道義也
遂訣婦訣子女如訣其兄正巾衣之寢而逝鼎巖諱琳字
粹甫娶張氏生承玄敏奕襲經業不墜女張姑適陳汝演
張卒繼周生女趙姑幼未聘琳生嘉靖十七年戊戌七月
九日時之丑辛萬曆十一年癸未九月十八日時之酉年
四十有六按琳之先有純一翁者自吳興客會稽家焉迨
六世祖拙庵翁娶沈氏生宜庵翁諱清字宗源咸化間戊
戌進士官按察副使娶馮氏繼候氏生玉泉翁諱廷信字
朝節中諸生選以文高廩娶陳氏生石溪翁諱緯字仲文

嘉靖辛丑間進士官至按察僉事以故拙庵玉泉兩翁與
其配皆得封若贈各如其子而宜庵以侍御起為按副石
谿以給諫起為按僉在會稱世族琳瑯采地每卜失吉乃
承玄懼時久事湮亟持狀乞銘銘曰

劑調益損以協於平匪直疾瘍食亦宜然我儀圖之豈直
置耳處世推移適平而止人疑叔子操乂舍經我知叔也
庸以事親乃公以亢叔柔以和君臣既獲佐使不頗豈惟
九圭別豆與麻鈕氏身鉅幾于易牙平心之方實基於此
移治疾瘍舉此措彼孝哉叔子百行備矣藥鉅留殘我欲

取紙

徐文長佚草

卷九

墓誌

息耕堂

鍾太母顧恭人墓誌銘

代

顧恭人者山東按察副使鍾使君穀之配也歿再期將塋其子廷英抱使君故吏姜天衢所為狀來請銘余不得辭按狀恭人之翁和軒公世上虞人始以明經為諸生即竒於一第然以右族聞娶趙氏生恭人有異夢恭人生而端靜似有夙稟人謂夢果符益以此得翁母憐湏良偶六歲母死哭之哀事後母極孝謹及歸使君能以勤勞佐使君學使君成進士官刑部以郎中知池州府又自池遷鎮臨清凡贊好補遺多恭人力故所在並以職許獨臨清值恭

人請奉姑太宜人歸養其家故不偕往然於別時無他語獨謂臨號重鎮相規勉尤懇致其語人間能誦之始使君有弟壘陽死使君哭之慟恭人俟間為罷淚曰慟何能不死叔叔有女孤君取孤女之使不孤乃不死叔也且益可歡太君及使君在池迎太宜人與壘陽女俱既至恭人謂女業所許可益歡太君者也乃瑣至饌女猶饌太宜人及嫁女猶嫁已女太宜人朝夕自得之果益喜於是恭人徐語使君曰如君曩者百哀能博太母今一咲即益恭人為此語意欲以是感使君使每事得較所重從之也於是使

君益賢恭人先是使君待次京師恭人之舅贈公病則勞於藥與養歿則勞于哀喪不欲以財苦其伯叔則勞於辦又自奉不喜豐而喜勤事凡蠶桑田牧廚膳賓客伏臘之舉施予窮獨及津梁道路飽饑塋死之具以至女數僮奴上下張弛其等靡不躬度而寸量則又過勞于神蓋外腴而中瘁有日矣至是又殤其女痛之病遂至不可藥而訣之夕固以不復得躬侍使君又不復撫諸兒女痛而訣而於不得躬侍太宜入令太宜人歡已之養顧垂老而悲已之喪尤咽哽語不復可辨噫若恭人者真可謂始終一于

孝矣非夙稟昌至此狀所稱夢之祥殆然耶恭人生嘉靖
丁酉四月辛萬曆壬午二月卜塋于五龍山之原男三長
繼英聘山陰王方伯國禎女蚤卒次廷英娶會稽王別駕
鐸女次廷英娶同邑陳司馬洙之子國子生以程女女二
長嫁會稽陶尚寶允淳之子學生崇德次嫁餘姚陳憲副
鐸之子國子生渭孫九長彞娶同邑陳經魁志璿女次銘
功聘同邑徐春元憲龍女蚤卒次并聘同邑何大猷大化
女蚤卒次銘勛娶同邑李御史懋芳女次銘勛聘山陰何
尚書蜚之子國子生某女次銘勛聘仁和馮進士國英女

次銘勸聘仁和丁某之子國子生某女次銘劾銘劬銘力
孫女五長嫁山陰張憲副汝霖之子學生燁芳次嫁餘姚
呂大學士本之孫學生康成次嫁同邑顏春元洪節之子
學生巨光次未享曾孫三長名次呂次品曾孫女一畿英
母曰張蓋恭人於未子時特卜以歸使君者時恭人方盛
年居又相善尤以為難銘曰

內則班：節先嬪教綱舉目隨厥要維孝嬪姑不說唇稽
以唯自古已然末靡不蹈取叔之孤視女而顰太母曰嘻
易顰以笑迨頌而訣猶失養是悼卜阡於何倘邇孝娥之

廟

何儒人傳

何儒人者山陰南溪先生諱道之女也先生以文成公學教鄉里士從之如雲而同邑余君名淵者方弱冠及門先生異之以儒人配君君學最工而治生則最拙儒人從女紅力相君使成其學竟亦不能遽贍未幾以明經三上布司第輒上輒歟由是每怏々不自得竟以病終儒人哀不自持走訣其姑曰天乎姑乎忍令夫獨死新婦獨生乎而儒人時且身姑輩以其身歟々誘獎之曰今人家重昏因不特生而重夫以死而重祭祀其夫也故無子者人罵之

則曰絕後爾乃肯招此諱耶作如此罪過耶即不幸免而女即任爾殉夫了前志亦未為晚已而免果男孺人志亦解然每值時祭未嘗不慟絕不替初喪其他事姑教子悲縗：克盡倫道里中稱真女丈夫孺人十八而歸二十六而寡稱未亡人三十一年絕之為五十六一子承寵即右所稱身者治經生亦不售去以賢即起且授拜於誼又善治生母在時色養兼至然孺人之賢即其性稟謂非先生之遺訓未可也

論曰或有謂予作余母何氏傳者曰何氏負不待爾傳而

世自傳也其才賢目甚多爾何略耶予應之曰春秋一字
褒貶收像數其事而稱之其不可稱者多矣後來作傳者
多拾瑣細正犯數事而稱諸不能免雷同大似詰三老脫
鞵答云故事者予甚嗟之又可自蹈哉

司馬氏嫂傳

嫂司馬氏者余友白朝岳室也余壯時驟困背負一蒯劍
挾數敗棄書來僦屋東城里中與朝岳故所僦居僅去一
弱矢兩家戶華編疏以槁稊每噫息則激響出道上嫂居
其中者六七年始徙他里而六七年中客每造朝岳宴坐
以時日計未嘗得聞嫂一聲居常糜蔬至菑也而時出方
圍以飯客必等中戶庖乃已朝岳故列侯將軍家懲敗輒
教兩兒子無不屬且伺笑而嫂伺屬兩兒子者每出朝
岳所不逮朝岳抱經行名始籍郡弟子嫂則喜不勝及以

誤罷嬖亦竟不憂也即嬖數行不亦可傳耶朝岳數以經
師外游行或竟歲始一罷歸宗人秉酒者誤繞一肘嬖背
嬖驚絕仆地起持斧逸舍逐扶之不得既乃病悖朝岳歸
知嬖勁草詆疾風益表著也顧反喜不問問以語余余然
之而嬖則心悲朝岳為嬖已且以為孱觸事即反唇而諄
曰居前數十年以夫烈也不意夫孱也遂終其身稍孱朝
岳笑噫茲不尤可傳哉作司馬氏嬖傳

祭文

代督府祭王封翁文

令子以絕世之英抱無所不窺之學出則為賢士大夫處
則為高人古今可指數者令子蓋居其一矣天下想聞其
風采則必上溯其所自而爭相羨于父子之間曰是何翁
之稟之異而鍾是子之賢也否且曰是何翁之教之良而
成是子之善也不然何以至於斯然則翁之存也固天下
人父子間所慕而嚮之者矣今其亡也有不歎而惜之者
乎翁亦可以無憾矣惟然是則令子之所以為翁重者及

吳越間人士為予道令子則必及翁之賢。暨之不置。口乃始知翁固有以自重。予忝令子同年。蒙愛舊矣。當其聞翁訃時。方治冠。駐師海上。比歸。稍休息。忽二兩閱月矣。乃始得馳使一奠。而洒涕再拜以送之。翁如有知其鑒予之微衷也。